

# 祭三婶书

□ 朱海东

三婶是我们家乡方圆左右出名的美人儿,为姑娘时,上门为其提亲的媒婆踏破门槛,专程来一睹芳容的小伙子更是络绎不绝。人们形容某某大姑娘长得漂亮,总爱拿她作参照:“长得和郝翠兰差不多”。天仙般的美人儿没嫁往城里去,没嫁给当官的,偏偏嫁给了相貌平平的三叔,成了我的三婶子。

撮成这桩婚姻的是三婶的父亲和我的爷爷。爷爷和三婶的父亲,既是远近闻名的种庄稼的老把式,又是知心知肺的好朋友。一日,爷爷和三婶的父亲同赶集卖烟叶,两人的摊子又出在一起。集尽人散,爷爷正欲收拾摊子回家,三婶的父亲叫住了他:“老哥,天色尚早,回家也没大事,不如咱哥俩喝上两盅”。爷爷欣然同意。于是,两人来到一家小饭馆里,一瓶老酒,几盘小菜,弟兄俩慢慢细饮起来。待一瓶酒见底,两人都有了醉意,一个脸面通红,一个额头冒汗。这时,三婶的父亲发话了:“老哥,有句话兄弟不知当讲不当讲?”“兄弟你有话尽管说,和老哥还用得客气吗。”爷爷竖起了耳朵。“好,那兄弟我就直说了,”三婶的父亲说:“听说你还有个三子在部队当兵?”“不假。”“给他定亲没有?”“哪呐,谁能看得上咱呀。”爷爷说得很是实话,三叔当兵前有人给他提了两次媒,女方一见三叔的相貌一句话不说就走了。三婶的父亲就直奔主题:“我有个妮子翠兰,我想送给你家小三子烧锅(女方家庭想把自己姑娘说给谁,都说给你家烧锅)不知老哥意下如何?”爷爷直是受宠若惊,翠兰美若天仙,他早有耳闻,自己的儿子在部队当兵不错,个子矮小,说话结巴,他怎能敢奢望娶个天仙般的儿媳妇?他睁大眼睛吃惊地问:“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,我那儿子哪能配你那七仙女呀?”“唉,老哥此言差矣,嫁女娶媳,我图得是人品,不是相貌。老哥如能看得起兄弟,就应允这门亲事,如不同意,咱哥俩哈哈一笑算啥话都没说”。话说到这份上,爷爷就不好再回绝了,就站起来,郑重地向三婶的父亲鞠了一躬:“那老哥我就重谢兄弟了。”就这样,老弟俩个在酒桌上为儿女定了姻缘。

娶三婶时,三叔并不在家,但爷爷却没有怠慢这件事。他用了八抬大轿,请了响器班去接的三婶。家里杀了头二百多斤重的猪,待了十几桌客。在物质极度匮乏,群众生活极度贫困的六十年代,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女婚事,能办成这样也着实够风光的了。三婶娘家人对婚事举办也感到满意。娶过来不久,爷爷就把三婶送到了部队,部队首长又安排三叔和三婶举办了第二次婚礼。

三婶嫁过来没多久,就成了大闺女、小媳妇甚至全村男女崇拜的对象。她不仅模样标致,而且温柔贤惠,知书达礼,尊老爱幼。更令人称奇的是心灵手巧,凡是一个农村妇女应该会的活儿,她没有不会干的,且干得又快又好。庄稼活她是能手。担起粪来,速度之快,锄起地来质量之好,令好多男劳力都自叹弗如。割麦割豆子,一样宽的地,人家刚割到半截,她早已割到了地头。针线活更是行家。她剪裁的衣料,大方得体。她手工做的针线活和缝纫机做的活儿毫无二致。我刚上小学时,三婶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,几个老师都问我是在哪个缝纫店做的?当我说是三婶做的时,竟没有一人相信。三婶做的布鞋又是一绝。她能在鞋底纳出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、逼真形象的图案,鞋底平整结实,针线均匀,简直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,穿之令人不忍沾地。林林是当时的主要作物。林茬子(即林林上面的杆子)是农村妇女们用来做筐和锅盖的主要原料。别人用林茬做的筐或罩头难看极了。三婶用林茬做的筐、罩头等,既结实耐用,又雅致好看,并被奉为样品供妇女们模仿。三婶的烹饪技术也令人称奇。普普通通的粗杂面,她能变幻出花样繁多的面食制品,简简单单的家常菜,她能倒腾出五彩缤纷的美味佳肴,常三三两两到爷爷家作客,待酒足饭饱之后,一个个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有了这些本事,三婶就有了很好的凝聚力和人缘。村里大凡有来客者抑或婚嫁娶、红白喜事,无不请三婶掌勺做菜。大姑娘订亲,小伙子相家也会请三婶给他们

参谋参谋,拿个主意。若待嫁的大姑娘接到婆家送来的彩礼,就会欢天喜地地把布料送来,请三婶为其设计剪裁成衣料。三婶准不会令她们失望,三下两下就会给她们设计出款式新颖、得体大方的衣服来。三婶心肠极好。凡登门相求者,无不慨然应允。她给人家干活,一般不在人家吃饭。活儿结束,人家过意不去,往往要送一些礼物,三婶也从来不要。人家送急了三婶就生气了:“你可叫我搭理你了,你要不叫我搭理,你就把东西放下。”来人见三婶态度坚决,只得把东西拿走,边走边无可奈何地说:“你看这脾气,真是少见。”

在生产队干活,姑娘媳妇们都爱和三婶在一起。三婶往哪块地里去,她们也往哪块地里去,像一窝蜂一样,从后面跟着。活儿中间,队长说句“歇歇吧。”她们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“忽喇”一下子都跑到树底下,嘻嘻哈哈地打闹个不停。到该干活时,队长能喊十多遍都没有人答理。这时三婶就站起来,说:“咱们干活吧,歇会有会儿啦。”人们就纷纷干起活来。队长见状就笑道:“翠兰,我说半天,不如你一句话,我看你这个队长就当吧。”三婶也笑道:“咱没那本事。”

三叔退伍后,先是当了几年的民兵营长,后来大队撤并,三叔就“擦基”(当地土话,意即贬)当了生产队长。虽说当了队长,但生产上的事他并不懂得多少,个人威望和协调能力更不能和三婶相比。于是,在庄稼茬口的安排、工作任务的分工上,她总是要征求三婶的意见。于是三婶就扮演了队长助理的角色。而实际上,三婶所起的作用又远不止这些。三叔脾气粗暴,有勇少谋,工作中难免和别人发生争执或争吵。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,三叔就像泄气的皮球,无可奈何地蹲在那里一言不发。这时三婶就出来收拾残局。她先是劈头盖脸地把三叔批评一顿,然后又和颜悦色地向人家赔礼道歉。遇到辈份大的,她就说:“献昌(三叔名)缺少肺,在您眼皮子底下长大。您老人家大人大大量,哪能和他一般见识。”几句话说得人家心里美滋滋的,气就先消了一半。碰见晚辈,她就说:“明知你三叔是半吊子,你还跟他学。都向你三叔那样,我还咋给你说媳妇。”小伙子顿时就没了脾气,还反过来向三婶道

歉:“都怨我不懂事,三婶您别生气。”有不少这样的事,都是三婶使三叔遇难呈祥,化险为夷的。

三叔非常疼爱三婶,一切唯命是从。生活上更是对三婶知冷知热,体贴入微。三婶同样敬重和疼爱三叔。家里遇到什么事,总要征求三叔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后实施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,舍不得自己吃,放着给三叔吃。三叔爱抽烟,不管经济如何困难,她只要赶集,准会给三叔买两包香烟。两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吵架,但吵过之后三叔立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,三婶不言不语两三天就怒气消散。

三婶也有自己的苦恼:不生育。我想,如果是现在,这样的病就很容易治好。一是治疗这类病的医院多了起来,二是科学也发达多了。那时却不是这样,尽管三婶也去了一些医院,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,都是秘密而去,悄悄而回。当该请的人请了,该吃的药吃了,一切还无济于事时,三婶也心灰意冷地认命了。她先是抱养成了大兄弟的一个三岁的孩子,不到一年就因失足落水而死亡。后又抱养成了二兄弟的一个小男孩儿,待含辛茹苦把小孩子摸到六七岁时,又被小孩的父母接走。这给了三婶精神上很大的打击,她决心不再抱养别人的小孩,依靠我们疼爱她的侄子安度余生。但就在这个时候,她的一个姨妹夫给她送来了自己的小女儿。原来,他的妻子得暴病死亡,姨妹夫就把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分别送给了三个亲戚,其中最小的女儿就送给了三婶。这个女孩到三婶家时刚蹒跚学步,尚不会说话。三婶就把一颗心血倾注到这个女孩身上,供养她上学,长大后又招个上门女婿,一家人倒也过得和美美美。

三婶最疼爱 and 敬重奶奶,奶奶也疼爱和尊重三婶。两人无话不谈,虽是婆媳更像母女。三婶有什么心事总喜欢向奶奶倾诉。奶奶去世后,三婶失去了可以倾诉的对象,异常悲痛。她时常在一抹斜阳中,来到奶奶的墓地,愁肠百结,独自徘徊。这种情怀,愈来愈甚,不久,就郁郁而终,享年五十四岁。

安葬三婶那天,前来送葬的有一千多人,这在我们那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庄是少见的。



书法(陈毅诗) 邱公立作

当年,修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时,我们开赴昆仑山下;如今,为建设粤东这片热土,我们又聚会在东江河畔

## 月上东江

□ 李水仁

挟着粤东的清纯山风,带着田野的恢宏大气,浩浩东江水掠过我们的视线,一路悠悠欢歌而去。一条大江就是一首优美动听、永不停息的长歌。东江是浪漫的,多少诗情画意蕴含在清波碧浪之中,让人咀嚼不尽;东江是亮丽的,每当明月清风照临之际,它会帮助我们忘情于“滚滚红尘”之外,陶醉在云山雾水之间,那份恬静,那份温馨,让人留恋忘返,回味无穷。

入夜,粤东山区的一个僻静小站,我和十几名养路工人在晾台上挂出大红横幅,桌上摆满瓜果,临时拼凑了一套卡拉OK设备。大家把平日珍藏的歌碟翻腾出来,一个晚会就算“鸣锣”开场了。

晚会上,小杨最为积极。他虽五音不全,歌喉如同狮吼,可他还要紧抓话筒不放,一曲接一曲唱个没完。工长是个直筒子,看到场上掌声越来越少,他就说:“你那是鸭子叫春哩,让人听了心里发毛。还是让老李唱吧。大家欢迎老李给咱唱一首《十五的月亮》。”话音一落,掌声四起,话高速也很快传到我的手中。

此时的夜空万里无云,正所谓人间百胜仰头看,一轮明月挂中天。随着《十五的月亮》那优美的旋律响起,我禁不住激情满怀,开怀高歌,一曲未终,心已如痴如醉……

望着湛蓝的苍穹,我的思绪跨过时空,悠然回到20多年前的军旅生活——在那巍峨的昆仑山下,绿色帐篷是军营。那时虽没有卡拉OK,但是,人们把这首名曲唱得感动天地。家喻户晓。也是这轮明月,也是这么忘情的歌,

也是远离家乡亲人的中秋佳节。当年,修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时,我们多少青年战士从祖国各地开赴昆仑山下。而今,为了建设粤东这片热土,我们铁路职工又联袂在东江河畔,为这条合资铁路续写新的篇章。

初到广梅汕铁路,常听人说起文师傅,这位自学成才的桥梁专家,虽年过半百,工作中却总是有那么一股拼劲,攀爬桥墩,精心检测,详细记录,从桥台、护坡到基座丝毫变化不放过,消除了多起安全隐患。

当年,他只身从萍乡调到惠州,月圆家不圆。如今家属落户在河源,他仍然辗转奔波在大山桥梁之间,很少跟家人团聚。现场作业,技术攻关,新线验收,环评培训,件件干得可圈可点,受到集团和公司的表彰。

文师傅对于广梅汕铁路情有独钟。如今,他那中专毕业的两个儿子都分配在沿线车站,为铁路畅通奔波流汗。熟悉他的人无不称道:“老文呀,你可真是为铁路献了青春献终生,献了终生献儿孙啊!”老文轻轻一笑,说:“只要铁路需要,舍得!”赤子情怀,好似东江碧波,清澈悦目!

我收住万千思绪,翘首望月,凝神听歌。月光下,京九铁路映入眼帘。这里是南粤的山野,这里有祖国的动脉。放眼大京九,北连首都,南接香港。两条钢铁大道朴实无华,却又那么铮亮夺目,气势如虹。一条条钢铁巨龙呼啸而过,满载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,为建设美丽的祖国加足马力,日夜兼程奔富路。

回望身边这群热血男儿,他们勤劳质朴,坚毅无私,为建设共和国铁路默默奉献青春和汗水。几多春花秋月夜,漂泊他

俺村几百号人就靠这一口井过活,人老几辈就是这个样子。

井古年久得无从考证,俺们不关心这些事。在俺心里井水应该始终是湛蓝湛蓝的样子,这是俺全村人的理念和盼望。一旦井里水遭了泛滥,浑浊不能饮用,这才是俺们揪心的大事。这时,全村人就像遭到了大地震,倾巢出动,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担着水桶围在水井旁来回转悠。

井口上面铺一块青石板,上面写满了字,可能是年代久远,青石板斑斑驳驳到处是洞,没人能把上面的字读完整。俺们光着屁股蛋子就在上面爬来爬去,因此,常常遭到人们的呵斥。不听话屁股蛋子上面会落下红红的巴掌印。长大读书心中有了点墨便开始蹲在上面研究,字是宋体,镌刻得非常秀气,327个字没有一处能完整联成句子,这永远是俺们心中的遗憾。

井靠近水坑旁边,井口明显高于地面,防备下雨往井里灌水。井从上到下用砖头砌起,井口不大直径约有1米左右,周围长满了青苔。井水很蓝,冰凉。夏天炎热,喝一口刚打上来的清泉,爽!立即驱散浑身的热气。

挑水是我们村人的第一大任务,每家基本上都有一副水桶。我们家和全村人一样,一副扁担两个水桶,水桶经常是满满的,都是多包揽。

挑水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,力量够用。但从井里把水提上来可不容易,说是专业技术一点也不过分。整个难点是扁担钩与水桶环的搭配,搭配适度水桶才能灌满水,搭配不好水桶不听使唤不说,还容易掉到井里。爹是这方面的专家,许多人都来向他请教,我也跟爹学习。爹取水时,两腿站在青石板上,俯身,先钩着一支桶顺井放下,手抓住另一头扁担钩,软软的钩担在爹手里是那样地温顺听话,当桶离水面还有一定距离,爹开始摆动手里的钩担,力量通过爹的手传到钩担钩着的桶,桶也开始摆动,桶环摩擦扁担钩叽叽当当的响,上下力量一致时,爹松开握钩担的手,水桶扑通一声沉在水里,爹直起腰,水桶满满地已停放在青石板上。爹再把另一只放下,以同样的方法取上水。水桶从爹肩上下地——放下取水——灌满提上来,这一套连贯动作简直就是在几秒钟完成。爹再钩上另一只桶环,扁担便在爹的肩上跳跃。水在震荡中流出来沿着爹的脚步留下两条线,一直延伸到我家水缸旁。我也一路小跑跟在爹身后。

爹往缸里倒水根本不用放下扁担和桶,他只把扁担变换个方向横在肩上,两只手握紧桶环,先让一只桶贴着缸沿,身体稍有倾斜,一股清泉便流入缸里,然后,以同样的方式把另一只桶水倒下。这一整套连环而熟练的动作,是爹常年用身体描绘的一种奇妙艺术。

爹在家时,从不让我和哥哥打水,他怕我们把水桶掉下去。一次,爹不在家,我偷偷地挑起那副水桶,我也学爹的样子,把桶系到井里,摆动手中扁担,可是,无论如何也灌不到水。井本身空间有限,手摆动幅度过大,桶碰井壁叮当乱响;力量过小,灌不到水。真是水牛掉井里,有力使不上的感觉。我试着加力,不料桶环脱了钩,咣当!水桶发出沉闷的声音,在我眼前消失。我很紧张,不知

道该怎么办?望着深深的黑洞叹气,想不到挑水还这么难!

爹知道了,再次强调,说:“以后你们谁也不准摸水桶。”我想这也是说给哥哥听的。

爹从屋里找了一个很长的竹竿和钉耙,用绳子把钉耙绑在竹竿的根部,屁股坐在青石板上,两只脚蹬着井口,把竹竿伸到井底。这时什么也看不见,全凭感觉,爹手里的竹竿不停地转动,同时发出嘎吱嘎吱的碰撞声,他在寻找桶口或桶环,如果听不到哧哧响声,爹立即停住手,便小心翼翼挪动手里的竹竿,寻找桶口的方向。如果水桶是躺倒姿势,钉耙遇到桶口不会发出响声,如果水桶是倒扣方向,钉耙必须是透过淤泥套钩桶环,也不会有响声。爹的手就是传感器,通过竹竿传到爹的脸上,爹停住手,我的心也时时伏随着变化,爹虽没过多指责我,我觉得给爹平添了这许多麻烦。然而,爹试着慢慢往上提,爹手里有了感觉,沉沉地有一种力量。爹严肃的脸面松开了,从爹的表情我猜他已经是打捞成功。竹竿在爹手里一点一点往上升,水桶终于浮出水面,桶底朝上。桶是捞上来,可井里的水给搅浑了,全村人都不能再用。爹让我站在井边守着,别让人打水。可是做饭时间到了,急得大家来来回回在井旁边转悠,有人干脆把浑水打上来慢慢澄清。为此,全村人都耽误了做饭时间,这也是我最为内疚的事。

几天后,爹去了极乐世界。事情发生的大突然,我和哥谁也没得到爹的真传。爹留下一副空空荡荡的扁担,我和哥哥把水挂在灶屋门头的上方,因为这个地方最显眼。

我们家再看不到担水的身影,一是爹那套技术我们都不会,再说,一旦水桶掉井里,再没有人给我们打捞。看着爹撇下的两只桶,我们也不是始终停留在回忆当中,我和哥交替着去打水。家里需要取水,我和哥一人提一只,在桶环上系根绳子,这种方法虽说笨,但保险系数靠。

现在人人都不再靠挑水过活,家家都用上自来水。可是,爹那套熟练的取水技术始终镌刻在我记忆里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那口老井依然还在,不过,已经常年不用,再也看不到当年那湛蓝湛蓝的清泉。井口上部砖头多半没了,井底下也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垃圾,青石板也没了踪影,残破的样子就像老年人的脸。

我心目中的老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,更不想看它是这个样子,我更不想让美好的记忆在我脑海里淡化。

我找到哥哥(他已经是村长),提出要重修老井。哥哥看着我多半天没说话,然后他递给我一根烟,被我拒绝,他说:“这不是多余吗?就像这,你本身就不抽烟,我还要递给你!”

“钱,我出!”我说。

“这我知道!但有钱也要用在地方,才体现钱的价值!你觉得呢?”

“值!”我说。

哥哥再没说话,立即找来几个年轻人,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,一天的工夫,老井就变了样。

井水虽说已经很浅,依然能清晰映出人的身影。

波澜微漾的河水

做着最为纯净的梦

一路歌唱

一路前行

有梦的河水真好

有活力有激情

河边的鹅卵石

哪解其中的风情

河边的春柳

仿佛刚从梦中惊醒

慵懒地挽着发辫

任凭风吹拂着

是生命的颜色

就鹅黄嫩绿地

在河镜中照个够吧

春天的风啊

就陪着年轻的筑路人

翻越过沟壑崇岭

不厌其烦地

一遍遍拂拭——

春天的路基沙土

春天的花草草木

春天里一颗颗爱做梦的

年轻的心

(诗配图 刘远峰)



美丽的乡韵

华致中摄